

目 录

苏 珊	阳光与月光	1
	等待	4
方 方	关于闲聊	9
	吃饭	11
	情调	13
王小波	做一棵苍老的白菜	16
王安忆	市井之趣	20
	风月三篇	23
王蒙	阳台随笔	29
	英格兰酒吧	31
北 北	左邻	35
	不看不知道	37
艾 鹰	广州笔记	40
叶光国	算命	47
伍立扬	驾驶的乐趣	51
	时装·名模·风情	53

- 刘烨园** 中年的地址 56
李洁非 劝酒 61
 谈月 65
 沐风 68
庄裕安 野兽派丈母娘 72
阿·斯 发事春秋 78
 无爱即无忧 81
 这辈子凡到底了 83
陈染 神不守舍 86
 扔 88
 安静的力量 90
陈鹰 说“偏方” 93
 邂逅 99
陈平原 读书人语 105
 与学者结缘 108
何立伟 中午 112
 牙痛 113
何怀宏 书斋 118
 柳浪闻莺 120

苏童 自行车之歌 126

吴亮 对“品位”的第三种立场 129

逍遥的日子 131

大师的日常生活 132

邱华栋 城市中的四个场景 135

张梅 明信片 138

林白 睡眠 140

时装一闪而过 142

周洁 男人的手 145

周国平 闲适：享受生命本身 151

奢侈品的不便 153

生病与觉悟 155

赵丽宏 铜镜篇 157

古人的枕头 159

南帆 说病 163

说闲适 167

家居四君子 170

祝勇 睡觉 176

索伊拉 放情 181

笑口常开	189
关于父子	193
关于女人	197
足球与酒席	203
海梦	209
阳台	212
情人节闲话	216
麻将	219
算命	221
饮食差异	223
另一种歌声	226
感动	227
我家有个小弟弟	230
热带鱼昔今	239
餐桌上的陷阱	242
水问	245
欲寄彩笺兼尺素	249
雨天之约	253
编后小记	255



——写给酒吧歌女的诗——马莉

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望着窗外的夜空，因为明月总是在夜深人静时，照耀着大地，使大地充满神秘感，使夜深人静时，充满诗情画意。

阳光与月光

夜深人静时，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望着窗外的夜空，因为明月总是在夜深人静时，照耀着大地，使大地充满神秘感，使夜深人静时，充满诗情画意。在通往“七星酒吧”的路上，我没有看见一丝月光。我听见一个年轻的女孩抱着一把吉他在里面吟唱，忧郁的英文歌词流淌在酒吧的墙壁上：

看星星，看星星，看星星，看星星，看星星，看星星，
看奇怪，看奇怪，看奇怪，看奇怪，看奇怪，看奇怪，
看两枝铅笔，看两枝铅笔，看两枝铅笔，看两枝铅笔，
谈恋爱……

很久以来酒吧已成为我内心楚楚动人的事物之一，凝视的窗口映照出都市高大的雄伟建筑群体，我通过一只只透明的器皿认识了它并且拥有了它，我想像着我对这个使我每天穿过一条条街道抵达安全的居住之地的繁华都市，对它的每一种声响以及每一个影子的认识是从这墨绿色的薄荷酒或者朱红色的葡萄酒的品评之中开始。每一个白天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晨起梳妆便一再想起世界上还有酒吧的事物及存在，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名酒，在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最不具有意义的角落里，将呈现出一些诱人的如同陌生男人或迷人女郎抛掷的光环与鲜花，譬如咖啡、啤酒、茶……

白色的圆形桌椅，低沉的光线与拉赫玛尼诺夫的精神狂想曲，将每一个到来者的脸孔展露出喜悦与抒情的弧线。在这样的酒吧的夜晚，每一个到来者将是上帝派遣的诗人，他们将美好的祝福通过举起与相互碰撞的酒杯弥漫到每一个痛苦和不幸者的血液之中。

第一片阳光渐渐地从我的面孔上消失了，潮湿而又干燥的风吹拂着我的皲裂的嘴唇，我坐在另一座零散在这个都市里的飘荡着破碎的淡黄色空气的酒吧里，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我记得我穿着镶有十颗蓝宝石真丝衣裳在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下等候的心情，当我看见这个高个子的男人正穿越人影绰约的大马路焦急地朝我奔来的时刻，一朵朵月光忽然从一座座酒吧的窗子和门扉朝我涌来，那只高脚玻璃翻动着彩色泡沫的透明杯盏使我陷入了对日常生活的感动之中，“那些感动过我们的事物”，克尔凯戈尔说。许多年前，我和他，另一个高个子男人（我所真正喜爱的男人总是高个子的，这是一个深渊般的情结，我喜爱高个子就像喜爱透明的高脚玻璃杯子被我握在手里一样），我们在一间法国情调的酒吧里相聚，那个小小的空间充满了一些又一些始终不可以说尽的秘密话语，当绿色冰凉的薄荷酒缓缓地通过我涂满口红的嘴唇流遍我全身的时刻，那些话语在我今后的岁月中用热爱和诚实守护着我对生活的理解，守护着我对一个人的爱情，以及克制住对另一个人的爱情……

哦，酒吧，那正在降临的夜晚，以一只美丽的像石榴花绽开的手指般迷人的杯盏，在月光下面盛满着都市内心的恐怖、焦渴、虚弱和不安，也同时迸射出脉脉含

情的忧郁的奇突火焰。伊凡·蒲宁，另一位我所热爱的俄罗斯诗人和小说家，对于他的热爱是源于他在巴黎的一座酒吧里的一次艳遇，在这篇题为《在巴黎》的小说中，他用法语自言自语地说：“水会败坏酒，就如大车会损坏道路，女人会伤害心灵一样。”这个可怜的人儿，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军，孤独地忍耐着寂寞，直到他终于和一个心爱的女人在另一间酒吧里相会的日子的来临……“他俩先吃了牡蛎和小羊肉，然后又点了沙鸡和红波尔多酒。在喝咖啡的时候，又喝了点黄澄澄的沙尔特略斯甜酒。”而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位可怜的人儿，他把那心爱的女人带到了自己的家里，他建议再喝一杯酒。

“不，我的亲爱的，我不能再喝了。”她说。

“我们只干一杯白酒，我窗子外面搁有一瓶上等的普伊酒。”他央求她，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

很久以来我梦想着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酒吧，我的梦想经由我的爱人之手得以实现，而此刻我正是坐在我的爱人苦心营造的小小的我们的酒吧之中，墙壁的左面是我的朋友色彩斑斓的画幅，墙壁的右面则是一些可爱而俏皮的诗句。所以酒吧就像一只无限伸延的精美的器皿将艺术与爱情填满了我们生存的空间，注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危险和激情的时刻，在某些夜晚酒吧又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突然袭来的爱情，困惑以及迷茫……

在那些阳光不再灿烂的日子里，酒吧使我们回想起器皿封存已久的淳朴的香气，那些早已忘却的笑声和珍贵记忆，以及柔和的重叠着我们的仁爱与忍耐的月光。

哦，酒吧，面对你就像面对所有“那些感动过我们的事物”……

等 待

我总是在生命中不断地体验着某种等待的时刻，想像着各种各样的秘密生活里的所有惊喜。一次盛大的宴会以及黄昏时刻的独自缓慢且重复的散步，某个假日里乘火车来到马尔克斯笔下《百年孤独》里的一座马孔多小镇，与一位陌生的情人幽会。当我在明亮的厨房里布置好为爱人准备的食物，或者在一面巨大的穿衣镜前试穿一件晚礼服，从我的阳台向对面的阳台望过去，一个年轻的穿咖啡色休闲装的男人正在阅读一本小说，天空开始了它的以每一小时或者每一分钟的变化……等待，快乐的等待，这是我回味生活过程的惟一快乐的方式。

很长时间我依靠着这种等待的幻想帮助我建立新生活的秩序，等待，一触即发前的沉默状态，我祈祷着这样的时刻包围着我们身旁那些恋爱的人们，那些树上的果实在恋爱季节所展示的沉默的品格，我祈祷我做成的事情总是比我在睡眼中梦想的事情还多，但是现实生活让我们变得格外小心谨慎，那些细小的必然的事物，那些不能言说的爱和不能回应的爱，那些使你惊恐的爱以及在踌躇和犹豫中消亡的爱，那些使你刻骨铭心的爱和那些永远得不到的爱，那些拒绝的爱……秋天的睡眠中的爱诱惑了我，这些黑暗中的等待使我的周围的世界变得如此明亮而简洁。如果在春天的早晨里醒来的忧郁的



眼神依然在寻找，在等待的碎片中闪烁着隐蔽的意义，那么行走，在等待中的行走，那些动摇的姿态也将在行走中渐渐地恢复它优雅的本质。我想我总在等待，等待一本书出现时的心情，以一次次的眺望等待一个不变的疲倦的疑问。当然，在穿越等待的渴望中我时刻提醒自己，注视一个人的方向和他的占有形式，是的，我在内心曾经占有过一个人，一开始我就在内心里召唤自己必须等待，惟有等待，在一些俗常而平静的日子里，我的欲望使我的等待在我的语言中获得了最为放荡最为柔软的光芒。一九九八年秋天，我等待着我的诗歌出现在我幻想的屋宇里，再没有比这更漫长的等待了，秋天的走廊在阳光与凉风的飘荡中与我一起延长了等待的过程，只有一件事情等待着我去完成，在我充满迷惘的语言中，我唯一的风暴将是你激烈的眼睛里隐藏的风暴。这就是说，在我今后的岁月里，我依然要继续我的诗歌写作，诗歌是我内心日夜响动的温柔的火焰，是我要等待的一个灰色的情人，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每天行走在我必须经过的道路上，那些道路是我要通向另一个等待的最为迫切的诗歌中的灰色情调。我喜欢灰色的情调，因为花朵的香气在静止的时刻是呈现出一种灰色的边缘状态，所有的等待，在数年中的等待，在一座小镇的窗前或者在月光下那一张椅子上的等待，无不承担了等待者的思念、幻想、眼泪，以及忧伤。

依然是等待时刻的变化中的脸庞，注入了些许灰色的心情。由此我也喜欢灰色情调的男人。我极愿意想像美国作家爱伦·坡这位灰色情调的男人在他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叠句——“乌鸦说：‘永不复返’”，诗人正在摧



毁着一个等待时刻的到来。另一位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森也是一位热爱灰色情调的男人，他在《观察乌鸦的十二种方式》中描述了人类与一只灰色的鸟儿在时间中的等待状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是一个整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只乌鸦也是一个整体……”这样的抒写方式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何方？在哪里停止？在哪里等待？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在幻想的等待中穿越了另一个迷人的时空：“他身后站着死去的兄弟，小屋的黑暗中/离奇的事情或将发生。/年轻女护士的容貌在红色的风信子丛中/黯然失色/黄昏时的花园/十字回廊中/蝙蝠四处扑腾……”在很长时间里这样的诗歌质感让我沉迷，我耐心地等待着并且渴望成为其中的咒语之一，我似乎在等待中已经看见诗人心灵的乡村殿堂，一颗头顶上垂吊的青涩果实使我在门前止步。是的，我有过许多次等待的经历，它们时刻调整着、呵护着、改变着我面对每一天时迷乱的、迫切的心情。

在迟疑中，我等待。在恍惚不安中，我等待着一个人的面庞的引领。等待是无法叙述的持续性的诱惑和迷失。它飘荡在一棵果树和一片彩云之间，并且稍纵即逝。我曾经体验过千山万水之间的逐渐到达我的身体的快乐和激情，那是一个少女的快乐和激情，我反复地、十分缓慢地回味着这个给我带来快乐和激情的过程。每一次回味都是对爱和被爱的艰难努力的回味，在路旁，在门前，在通向废弃的花园小径，在阴雨迷蒙的一座小镇……哦，等待，它不断恢复着我向上的矜持和清澈的自尊。那时候我的爱人在遥远的北方，我的等待是一封小小的邮件的等待，是每一个夜晚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时

的等待，是深刻思念的等待，是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的等待，是眺望的等待，是意识到未知的飘浮的等待。后来，在一九八六年十月九日，这一天是星期二，早上十时半，我经历了似乎是我一生中到目前为止的最为漫长也最为惊讶的等待，那是痛苦和恐怖伴随着未知幸福的等待，尽管胡颖大夫一再安慰我，她说生孩子是每一个女人的自然过程，但我还是十分惧怕。哦，胡大夫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最难忘的大夫，在我手术的全过程中，她始终陪伴着我，并且用一双圣母玛丽亚般的温暖的大手安抚在我的额头上——如果没有她的双手，我想我会更加脆弱无比。我十分沉重地躺在产床上，我等待着每一个新的片刻的到来。麻醉师给我注入了少量的麻药，胡大夫轻声告诉我，为了小生命的安全，不能注入等量的麻药，作为母亲，你要忍耐……当大夫用一只明晃晃的刀子在我的腹部割开一道口，我感觉到了身体的疼痛，一阵又一阵，但我忍耐着，我等待着，我知道我的小天使就将从我的身体里爬出来……忽然，这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小天使猛然间在我的腹部用力一蹬他的小腿，令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就哭着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的等待使我飞翔的心情安静地降落在了地面上，那一刻，我为我自己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但是，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的下午，我正在家中阅读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在二战时期写下的《狱中书简》，我体验着他当时的心情，我也体验着我被体验的心情，我真正体验到了一种等待死亡的等待，那就是他的艰难而颤抖的声音：“我总是没有空闲的时候，不过在心里总有一种在等待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的令人苦痛的

感觉。”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在巴伐利亚森林中的一个叫索恩贝格的小村庄，在一间学校的教室里，朋霍费尔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礼拜仪式，他刚做完最后的祈祷，门就开了，两个身着便衣的纳粹分子走进来说：“囚犯朋霍费尔，准备跟我们走！”……第二天，在弗洛森布格，他被绞死了。他死在盟军攻克柏林的前夕。在等待死亡之雾飘散在他眼前的时刻，他以惊人的安宁、自制、关怀和信念，在狱中写下了等待死亡的宣言：《我们脚下没有根基》、《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内在的正义》、《信任》、《品质的意义》、《同情》、《关于苦难》……等待死亡，这样地让人心痛和心碎，而在这之前的两个月中，他给父母写下了一封充满等待的信：“……亲爱的爸爸，你可不可以帮我从图书馆借一下H·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和《隐士的夜晚》，P·那托的《社会教育学》，以及普鲁塔克的《伟人传》？……”看不见的死亡的恐怖在瞬间来临，屋宇顷刻间将沉入黑暗之中，但这位基督徒在死亡前依然思考着生存的方向问题。这种在时间中生长的灵魂需要的是怎样一种巨大的虔诚与忍耐！假如世界上所有的等待都传来的是欣喜的声音，假如睡眠、行走、爱情、性欲、写作、到达、梦想、呼吸……能够在等待的时刻享受到自由的先兆与快乐，呵，假如，我愿意为它们祈祷……

方 方

关于闲聊

闲聊是一种最为放松的对话方式。对于那些喜欢正襟危坐，严肃着面孔，高谈阔论天下大事，五洲四海南极北极皆装胸中的人显然不宜。那样的人适宜做伟人。还对于那些表情不算严正，但只要开口，内容却都是你来我往，非常具体实际的人也不宜。这样的人适宜做商人。我们在屏幕上见过诸多的伟人和商人，看着他们东边会议西边接见或是南边招商北边谈判。每天重大的新闻几乎全让他们占领，全然可见他们的辛劳。一个人一旦辛劳了，他何尝还有时间或者心情歪躺在沙发上抽着香烟同一帮狐朋狗友闲着聊天呢？面对这样的人你跟他说闲聊是人生的对话方式之一种，是何等何等令人感觉舒服之类，他不嗤你一鼻子那只能算你运气。在他们心里你这等闲下来不看报学习或不设法赚钱的人还不就跟游手好闲之二流子一样？！

闲聊也是一种最放松的消闲方式。有人一旦闲了，便忙忙地呼朋唤友，要么围坐一桌打麻将，一打一个通宵，呵欠连天，眼内遍布红丝。本是为了消闲，却不想反倒比不闲时更累。还有人永不厌烦出入于歌厅舞厅以及卡拉OK包房，将歌舞升平填满自己所有空洞的日子，假以情意缠绵的乐曲把平淡无味枯燥不过的生活点

缀得有如蜜糖浸泡。虽说不至累人，但却代价太大。若你对他说最好的消闲方式莫如聊天，一定也会遭到他顽强地攻击。他会谴责你在浪费生命，作践青春，不懂得人活着就该享受生活。在他们心里，你自然又成了迂腐保守、泥古不化的呆子。

作为对话方式，闲聊是平等的，最可让人处在天然的状态下进行。聊者此时的思路四处逛荡，毫无拘泥。上天入地，老婆孩子，宇宙太空，豆腐白菜，念头转到哪里言语便可到哪里。真要探讨点问题，也可胡说八道。斩钉截铁可以，似是而非也可以；仰头问天可以，愤然不服亦是可以。大可不必拿出纹丝不能动摇的结论。闲聊完全可以只有过程没有结论，它给人享受的也更在过程而非结论。喜欢闲聊的人都知道，在轻松的谈笑间，在有意无意之中，常常能获取价值无边的新知。

作为消闲方式，闲聊又显示出了一种雅致和节俭。当你和你的朋友(一个或是两三个，不可太多，但一定是朋友)相聚时，当一杯咖啡或一杯新茶散发着清香的气息或当一缕青烟在眼前由浓至淡时，当你们或斜靠皮椅或半卧沙发或席地而坐时，你们的话题便如清香如青烟随意动荡。边上或有音乐，于是你们便聊黑鸭子、成方圆、卡朋特什么的，还谈那支到处传唱的《大中国》歌中一句“家里盘着两条龙”的词给人感觉上的威胁和难受。电视机也许也正开着，它多半播着一部拙劣的国产电视剧，但也可能是国际新闻，你们的话题便有可能从国内到国际。或关于爱情或关于波黑战争甚至谈阿拉法特如果穿上西装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孩子和文学也都是少不了要多谈几句的。总之这时的你们，身边任何一



11

件事都可以让你们的话题转变内容。在如此的闲聊中，享受的是交谈的形式，而交谈的内容却被悄悄地淡化掉了。

我自己是一个喜欢闲聊的人。因为有此爱好，文中便有近乎强词之嫌。只是有一句话无论如何都得说：如果聊天不是择闲而聊，而是不加选择时间地点地聊个没完，且渗透在一切行为之中（比方非闲时——工作时间也聊），那么如此聊天便是一种可怕的“病态”，这病很是误国误民，立当铲除之。

吃 饭

明人袁宏道在谈到人生五大快活时说其中一大快活是为“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谭”。谭即谈也。这使我觉得古人对精神上的需求，也就是对畅谈的需要超过了对口味上的需要。这实在很了不起，因为换了今人，他很可能将口谈之需要写为“口极世间之味”。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全中国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饭馆里如何有着那么多前去光顾的食客。

下饭馆聚众吃饭，是现行中国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诸多的事情公事公办都只有死路一条，而在酒意朦胧间、腹犹果圆时却可以做成一切做不成的事。大事小事皆同一理，官人百姓都一个样。于是吃吃喝喝自然而成为风气。既成风气，必是得到众人的认同，这一来也就难说如此这般对或不对，因为人人都不能免

俗，便不如听其自然好了。

当然，今人在尽享世间美味之时，也是要尽兴一谈的。同什么人吃饭，谈话的内容和谈话的气氛也大不一样。近年中，有三顿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次是一帮干部子弟请朋友吃饭，我因也算个熟人，便连带着也请了。饭间，这些或多或少也都有点要职的子弟们在指点江山、遥想当年之风光后，便纷然希望在座人到了一定年龄都能找好一个退路，以便坐在一个最佳位置上。甲的位置可使他们走到哪里皆有人管饭，乙的位置可使他们病老之时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丙的位置可使子女将来有得依靠，诸如此类。事业是什么？就是大家相互提携，相互照应，既有钱也有权，如此人生的一切便都有了。谈话始终充满轻松而愉快的调子。一顿饭下来，大家都红光满面十分尽兴。我在一边没话可说，因为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与我无关。

隔不几日，又一朋友请北京几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吃饭，让我作陪。几乎是同一地点，饭间的气氛与头几日却全然不同。这些学者们一直围绕着国家的经济形势谈个没完。话题涉及着遍地开花似的腐败以及采取如何有力措施可以反腐败和世纪交替之年中国呈现如何的局面。他们见多识广，所有谈话的内容都很沉重很宏大。谈及深处，一个个皆忧心忡忡，无视于桌上的酒菜，仿佛国家振兴全都是他们肩上的责任，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让无力插言的我大为震动，一顿饭吃得很是压抑。

又一次，我的二哥由东北来武汉出差。我便也随俗，请二哥到饭馆吃一顿饭，并让大哥和我先生作陪。